

著名油画家、91岁的闻立鹏一生中办过无数次画展,但将自己的画作与父亲闻一多的艺术作品一同展出,还是头一回。4月2日至7月3日,“红烛颂:闻一多、闻立鹏艺术作品展”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行,共计展出闻一多的速写水彩、装帧设计、书法篆刻、照片信札和闻立鹏的绘画作品260余组件。从照片、信札和闻立鹏的画作与讲述中,人们会看到“父亲闻一多”的形象,并惊讶地发现:最刚烈的勇士,原来有一副最柔软的心肠。

家书

这一星期内,可真难为了我!在家里做老爷,又做太太,做父亲,还要做母亲。小弟闭口不言,只时来我身边亲亲,大妹就毫不客气,心直口快,小小妹到夜里就发脾气,你知道她心里有事,只口不会说罢了……你不晓得男人做起母亲来,比女人的心还要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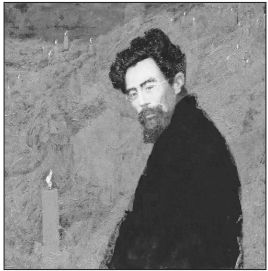
1937年7月15日,卢沟桥事变爆发一周后,闻一多在给妻子高孝贞的信中如此感叹。半个月前,高孝贞带着长子闻立鹤、次子闻立雕回湖北老家省亲,闻一多同三个更年幼的孩子留在北平清华园的家中。信里的“小弟”,就是闻一多的三子闻立鹏。

平静生活被侵略者的炮火打碎。三天后,闻一多带着儿女和女佣赵妈匆匆南下逃难,一路颇多狼狈。时年六岁的闻立鹏还不很理解大人们的紧张,留存进记忆深处的画面,是他们逃到南京后,坐船去武汉,“看到了大轮船”。

在武汉,闻一多与家人团

闻立鹏与“父亲闻一多”

·王京雪·



聚没多久,就于同年10月,独自离家,前往长沙,担任西南联大的前身——长沙临时大学的教授。此后,近一年时间,他与妻子女女分隔两地,只能借一封封家书倾诉思念。

1937年10月23日,闻一多在深夜抵达长沙,当即给妻子写信,对家里的五个孩子一一关心。10月26日,他又给妻子写信,抱怨自己出门快一周仍未收到家信。11月2日,发出新一封信前,他收到妻子和长子的信,还有幼子闻立鹏和大女儿闻名的画,十分喜欢。给妻子回信:

你们都不会写信,真把我急死了。你看我几次回信是如何写的。家中的一切事,不管大小,或是你们心里想的事,都可以告诉我,愈详细愈好。

又专门给10岁的闻立鹤、9岁的闻立雕单独写信。日后成为画家的闻立鹏,早记不清年幼时在给父亲的信里画过什么,他笑着说,“六七岁的小孩会画什么?胡涂乱抹吧。”但这幼童的“胡涂乱抹”正是闻一多一再急切索要、倍加珍惜的。

闻一多是那种不轻易否定孩子的父亲。他极关心子女的

健康和学业,时常询问子女读书的情况,虽然一直忧心次子功课不好,却又特地在给妻子的信里强调:“雕儿玩心大,且脾气乖张,但绝非废材,务当遇事劝导,不可怒骂。对鹏儿名女,亦当如此。”

“他是个慈父,脾气好,几乎从不对我们发脾气。不是那种严肃、权威,老古董似的父亲。”闻立鹏说。

1938年2月,战争逼近湖南,长沙临大再迁昆明,闻一多参加由近300名学生组成的“湘黔滇旅行团”,徒步前往昆明。出发前,他在家书中提及上回离家时与儿女们道别的情形:

那天动身的时候,他们都睡着了,我想如果不叫醒他们,说我走了,恐怕他们第二天起来,不看见我,心里失望,所以我把他们一一叫醒,跟他说我走了,叫他再睡。但是叫到小弟,话没有说完,喉咙管硬了,说不出来,所以大妹没有叫,实在是不能叫……出了一生的门,现在更不是小孩子,然而一上轿子,我就哭了……40岁的人,何以这样心软。

从年少读到老,每次读这

封信,闻立鹏都会心头泛酸。他记不得在睡梦里被父亲叫醒的画面,所幸有家书,定格这被年幼的小儿女忽略的深情,封存一个父亲对孩子永久的爱意。

背影

1938年8月底,闻一多终于设法将家人接至昆明(见左图,全家在昆明,左一为三子闻立鹏)。此后,他们一家在昆明住了八年。

“印象最深的画面,是父亲的背影。”闻立鹏说,“那时条件困难,一间屋子既是我父亲的书房、会客室,又挤着我和妹妹的床,还有我父母的床。有时我夜里醒来,就看见父亲披着衣服,弓着背,坐在桌前刻章。”

1944年,闻一多开始挂牌治印。授课、著书、开会、演说,投身民主运动,为养家糊口治印刻章……

闻一多会郑重对待年幼儿的书信,也会郑重倾听孩子们的意见。有一回,小女儿闻惠羽在家里闹脾气,被闹得心烦、无法工作的闻一多一反常态地打了女儿两下,结果被儿子闻立雕质问:“你平时天天在外面讲民主,怎么在家里动手打人!这叫什么民主?”

“今天是我不对。”闻一多向儿女承认错误,“希望你们以后不要这样对待你们的孩子。”

常有人问闻一多的子女,闻一多是怎么教育孩子的?“其实他没有所谓的教育过我。”闻

立鹏说。在闻立鹏的印象里,父亲也不曾对他们兄妹提过多少要求和期望。

父子

抗战胜利后,西南联大宣告结束,师生分批返回北平。机票紧张,闻立鹏与二哥闻立雕先行飞往重庆,在那里等待与家人会合,再一同返北平。1946年6月29日,闻一多在百忙之中给两个儿子写信,信尾说:

我这几天特别忙,一半也是要把应办的事早些办完,以便早些动身。小弟的皮鞋买了没有?如未买,应早买,因为北平更贵。

忙碌中的父亲,一如既往地细致,连这样小的事也牵挂在心。没人料到,这会是闻一多的最后一封家书。半个月后,7月15日,闻一多在回家途中遭国民党特务杀害。

回北平后,闻立鹏不愿留在四中,1947年,背着母亲打好的行装,前往晋冀鲁豫解放区,进入北方大学美术系学习。闻一多生前非常向往解放区,曾说过将来要把孩子们都送那边学习。“大家对我的另眼相待,包含着很深刻的感情,使我覺得身为‘闻一多儿子’这件事情,有着更重的分量。”

从年轻时拿起画笔开始,闻立鹏就想画自己的父亲。30余年后,他才终于在1979年完成了关于闻一多的经典作品《红烛颂》(见右图)。1978年构思这幅画时,闻立鹏的年纪正好到了父亲辞世时的47岁。要如何形容闻一多的人格呢?闻立鹏提起朱自清的那句话:“闻先生真是一团火。”(摘自6月17日《新华每日电讯》)

5月,北京亮马河(见图)火了。人们在这里喝酒蹦迪、唱歌跳舞、露营野餐,还有手艺人闻风赶来,捏脚、剪头。这条全长9.3公里的河流,第一次被如此多的人讨论、关注。

沈同生,作为一名城市规划师,参与改造过“深圳大沙河生态廊道”“南京河西中央生态公园”等项目,虽未直接参与,但他对亮马河的改造工作也相当熟悉。更重要的身份是,他曾经是一个生活在亮马河附近社区的居民,是一个曾在岸边散步的人。

亮马河改造工程中,最大的改变是将“破碎的、不完整的,不成体系”的亮马河打通,建造一个5.5公里的步行长廊,做了泊岸湿地,将两侧被商圈占用的公共空间重新设计,加上座椅,让人们可以真正来到这里活动、休息。河流本身勾连起了不同的社区,当人的自然流动成为可能,“不同族群的文化其实是融合在一起了”。

这个项目刻意地没有去做一些“传统的市政绿化”,而是在满足市政要求的基础上,尽可能保留了相当部分的“野趣”——草坪常常是秃的,大理

改造亮马河

石边会冒出几颗蘑菇,晚上走在河边,青蛙的呱呱声忽近忽远。沈同生说,在过去,这样的“野”未必被政府接受,曾经,我们对现代的定义是“干净”“精致”,而不是“自然”。2015年之后,在城市的规划中,“慢慢这种城市中的‘自然’跟‘现代’开始有一些等号的关系出现”。而从人的角度来说,在钢筋水泥构建的城市生活中,这种自然带来的流动感也是必要的。

以下是沈同生的讲述:

生活的容器

亮马河的起点在东直门,其实早期是一个比较乱的城中村。2005、2006年的时候我住在那边,还比较破败。

顺着河再往下走是三里屯使馆区,有中国最早一批中外合资的高档饭店,比较大的国家使馆都在这边,像德国、法国、加拿大,所以早期德国企业就决定在这边做一点开发,这边有很多德国餐厅。然后有了燕莎(友谊商城),这种老国企

的购物中心代表的是北京上世纪80年代的气质。

这旁边还有宝格丽酒店,最新的网红酒店。旁边是昆仑饭店,中国最早一批的高档饭店之一。你就发现原来有老的一批,又来了新的一批网红酒店,这就是城市一层又一层的脉络。下一个街区是麦子店。那边又有很多日本人,有很多居酒屋、日本餐厅。这些都代表了曾经的过往。

亮马河2019年慢行系统被打通后,这些不同风格、不同居民、不同文化特质的街区就给串联起来了。亮马河是代表北京的。亮马河就像一个生活的容器、文化的容器,它有东直门的大妈,有不同国家来的喝酒的人,大家可能也不打交道,但全部在这个容器里出现。

流动的现代性

亮马河其实经过了好几轮改造。前几年的改造,就是以市容为主。除了水不能淹,满足排洪的基本刚需之外,城市



面貌看起来要好看,不能丑,不能看起来像臭水沟。

而2019年的改造,最大的改变就是泊岸的处理。做了泊岸湿地,又加了很多树,有很多的活动空间,有座椅,有遮荫的设施,然后让慢行系统连通。

这里还有一个变化,以前北京可能不太会接受土地是光秃秃的。其实北京本来就缺水,如果北京要让这些草一直在长,就要花费很多水,都是钱。但现在慢慢地北京可能可以接受这个,有些土地没有长草也还好。这就是我们对现代的定义,十几年前他会觉得露土就是难看的,甚至觉得冬天一定要有绿植。

而现在,亮马河边的这些树,柳树、国槐,都是北京维护成本比较低、用水量少的树,不用花很多钱去维护它,不用浇很多的水,它自然就会表现得

比较好。包括旁边的芦苇,都是好维护的。

曾经很多的城市喜欢种花,不同季节种不同的花。这个维护成本就很高,每两三个月换一次。现在慢慢地都不这样子做了,越来越野。为什么野是有趣的,慢慢被人家接受,这跟对现代城市的定义有关。

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城市

北京现在计划以亮马河为出发点,让水系去景点化,把慢行系统打通,人能从这个点走到那个点,它就系统化,嵌入城市生活了,它就变成城市里的一串珍珠项链。还是会有几块景点像珍珠一样,散在这个项链上,大一点的是玉渊潭、积水潭、后海,其实水是连着的。

每次城市的疫情稍微缓和下来,所有人都往绿色的空间来。因为我们可以在比较宽敞的地方,还能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,又可以享受不同的生活情调。所以大家就开始省思,想要的生活是什么?疫情其实是一个契机,去推动城市的迭代。(摘自6月24日微信公众号“人物” 吕蓓卡文)